

门缺钱

上

上官雲飛 著



残 缺 门

上

上官云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残 缺 门

下

上官云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艳阳高照，黄沙滚滚。“天下第一镖”竟遭劫持，名震四海的高氏兄弟竟被杀于无声无息之中！

凶手是谁？

江湖上凶名流播的瞽目神奴，趁火打劫，公然挑战，要血洗高家车行！

“小孟尝”萧如峰突然从天而降。凭着三尺无刃刀以及过人机智，独闯残缺门，并与云南沐少爷勇破苗家八十一峒的蛊毒，罚凶手，扫余党，伸张了正义。

书中搏斗残酷，厮杀惨烈，既有血的仇结，又有爱的纠葛，情节曲折，离奇万状，感情深沉，催人泪下。

艳阳普照的大上午里，一辆高篷套马车，在这条黄土路上不疾不徐地向前行驶着。

高坐车辕提缰挥鞭赶车的，是个近卅岁的英武汉子，壮汉子弯眉朗目，一脸精明干练形色，看他那挥鞭提缰姿态，完全是门里的行家。

马车虽是普通的马车，可是一多了“高记”这两个字可就大有来头了，凡是经常在江湖上跑的，没有不懂这两个字的意思，没有不知道这辆马车的来头的。

高家车行开办近二十年了，分支遍布大河南北，凡是雇“高家车行”的车，条条路通行，条条路平安。

没别的，高家车行的“子弟兵”，个个一身绝好的功夫，雇“高家车行”的车有个规矩，这规矩是高家车行自己订的，雇“高家车行”的车只付车资，高家免费“奉送”两名保镖护送，若路上出一点差错，丢东西也好，丢命也好，“高家车行”照数赔。

近二十年了，高家车行经过无数次风险，闯过无数次大阵仗，可都没有出过一次差错。

由于高家车行信誉好，名气大，差不多把大河南北几家大镖局的生意全抢光了。

本来嘛，人出门也好，东西出门也好，谁不图个平安？谁不求个无事？就凭“高家车行”这块招牌，人家生意好，名气大是当然的。

马车两边各有一匹高头骏马，两匹马上各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壮汉，打扮利落劲儿十足，尽管车上马上，身上，满头满脸落满了黄尘，可是看上去仍不减精神。

三条汉子两匹马，一辆马车，行驶在大道上。

这条道，是沟通大河南北的大道，也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，一天里不知道辗过多少趟车，跑过多少匹马，走过多少个人。

瞧，道旁那一片片青纱帐，那一片片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儿都变成黄的了，其实走惯这条路的人都知道，这还算好的，要是碰上一阵风，尤其是羊角旋风，刮起的黄尘，跟雾一样，对面人不见，走上几里看不见天日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走这条路是很苦的，风大尘厚日头烤，一到晌午那高悬的艳阳能烤出人的油来，连牲口都想找荫凉处走。

可是道旁只有一片片的青纱帐麦田，几乎不见一棵树，那儿来的荫凉？

走这条道一早一晚人最多，车马穿梭，数都数不过来，大上午里没人愿意踩这条路。

你瞧，接着天边儿长长的一条大路，只有这么一辆车，三匹牲口，三个人。

牲口身上不停地冒汗，人身上衣裳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都结成了一片片细小的盐粒子，连车轴都烫手了。

可是三条汉子精神不减，三双眼睛仍炯炯有神，连眼

皮都很少眨一下。

突然，左边马上那名中年汉子开了口，声音低沉而有力的道：“大龙，能再赶一阵子吗？”

端坐在车轡上的英武汉子两眼 前 望 开 口 说道：“恐怕不行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一鞭下去，不用多，二里过后车轴非着起火来不可。”

左边马上那中年壮汉子浓眉一皱道：“真能要人的命，半年多没掉下一点雨了，就连片乌云也没瞧见过，要是再这样旱下去，这些青苗儿非枯死不可，今年就别想有收成了，收成一不好，各地方可……”

右边马上那白净脸中年壮汉子笑道：“风不调，雨不顺，旱也好，涝也好，那是朝廷的事儿，跟咱们这些人没关系……”

左边那中年壮汉脸色肃穆，微一摇头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一旦久旱歉收，受苦的是百姓，一旦贼乱刀兵，倒霉的也是黎民。”

右边那白净壮汉子哈哈一笑道：“二哥，你纵悲天悯人，老天爷却不下雨，又能把他怎么样？”

左边那壮汉道：“走这程路苦是苦，可是咱们干的是这一行，吃的是这一行，不能抱怨谁，也不该叫一个苦字，我不是……”

话说到这儿，右手突然往上一抬，道：“大龙，早上在马集我忘了装水，把你的水递给我喝两口。”

车轡上那英武壮汉子挥手就往身后摸，忽地，他两眼一凝，道：“二叔叔，三叔叔，您两位往前头瞧瞧。”

车旁两匹马上二壮汉往前凝目：只一眼，左边那白净壮

汉立即说道：“前头出事儿了！”

可不是，五十丈外道旁两片青纱帐之间的道中央，头东脚西地横躺着一个人。

左边中年壮汉浓眉一扬道：“老三，你护车。”

两腿一磕马，策骑超越马车前。

英武壮汉子高坐车前视野广，只听他道：“二叔，留神两边青纱帐里。”

那中年壮汉答应一声，右手随即在鞍边一具革囊里探去。

五十丈距离不算远，行驶的马车转眼已进十丈内，前面中年壮汉一抬手，车辕上英武壮汉子立即收缰停车。

事实上也不能不停车，十丈外有个人直挺挺横躺在路中央，恰巧拦住了去路。

白净脸壮汉紧紧护住马车，前面那中年壮汉停马打量了两旁青纱帐一眼，然后策马缓缓走向前去。

这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横躺在路中央的，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青衣汉子，身上看不见一处伤痕，身边也没有一点血迹，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中年壮汉显然经验老到，三丈外他便收缰停马，然后一双炯炯有神的锐利目光打量着那青衣汉子。

看了一阵之后，他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朋友，天上艳阳高挂，地上黄土厚积，躺在这里会舒服么？”

三丈外地上那青衣汉子没有动。

那中年壮汉又开口说道：“朋友，离家车行的车通行大河南北，一向得朋友们抬爱，也向来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朋友这是什么意思？何妨站起来弹弹土说个明白？”

那青衣汉子仍没动静。

中年汉子说了两句话得不到一点反应，显然有点按捺不住了，浓眉一掀，冷笑道：“朋友，我再说一句，请站起来说话！”

三丈外地上那青衣汉子，也不知道真死了，或是沉得住气稳得住，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没动。

中年汉子一双浓眉高扬了三分，道：“事不过三，朋友，我要开道了。”

两脚一磕马，骏马昂首长嘶，扬起四蹄冲了过去。

三丈距离转眼即到，眼看那骏马四只铁蹄就要踩上那青衣汉子，只见那青衣汉子一挺腰，从地上翻身而起，一声怪笑：“好朋友，你可真长得一副好心肠。”

张开双臂向马上壮汉扑去，动作如电，好快！

刹时间两条人影一合，只听一声大叫，一个人摔了下来，是那青衣汉子，他脖子两边近“琵琶骨”处红红的，血直往外冒，马上壮汉则同时一个飞旋，扬手向左边那片青纱帐里打出一物，然后纵马驰了回来，离马车五六丈一个飞旋钉住。

就在这时，左右两边的青纱帐里同时各缓步走出一人。

左边走出的那人，是个马脸阴森身穿黑衣的中年瘦汉子，一张马脸白里渗青，阴森森真吓人。

右边走出来的那人，则是个文士装束，一身白衣，长眉细目白净脸儿，长得颇为俊逸的青年。

马脸黑衣瘦汉子，一张脸没有一点表情。

年轻俊逸白衣文士则嘴角上翘，笑容可掬。

尽管一个阴着脸，一个笑吟吟的，可是那笑容看上去却让人感觉跟那阴着脸的一样，让人脊背发凉。

这两个人一出青纱帐，中年的壮汉脸色微微变了一变，立即策马退到了车前，低低说道：“老三，这两个象是传闻中横行川陕一带的‘黑白双煞’，你跟大龙要小心了，必要时折回去，我来断后。”

那白净脸壮汉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二哥，高家车行的车，只有空着的时候回头。”

中年壮汉刚要再说，那马脸阴森黑衣大汉跟那白衣文士又忽迫近马车三丈内，那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突然开了口，冰冷地道：“催马，出手，伤人，然后又回马打出‘暗青子’，一气呵成，甚称少见，身手不凡，你看清了，你这个小玩意儿可在我手里。”

右掌一摊，他那手掌奇大，手掌还是黑里泛青，掌心托着一枚雪亮的八齿小钢轮。

中年壮汉脸色为之一变。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接着又道：“我有个规矩，凡是正面跟我搏斗的，就是砍了我，我也不会计较，可是碰上冒冒失失的对我乱施‘暗青子’的人，他就非死不可。”

话落，五指曲指一捻，翻手一放，钢轮碎屑落了一地，这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好惊人的掌上功夫。

中年壮汉陡然变色，但他还镇定得住，鞍上双拳一抱，高声说道：“在下高家车行高天保，请教……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微一摇头，冷然说道：“你是死定了，把名号告诉一个转眼就要挺尸的人，那没有意思。”

只听那白衣文士笑着说道：“你也真是，告诉他，让他到阴司冥府告个状，不是也挺有意思么？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道：“要说你说，我懒得跟个死人说话。”

白衣文士笑了笑，先指指黑衣瘦汉子，然后又回手一指，道：“他跟我，川陕一带江湖道上人称‘黑白双煞’，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中年壮汉高天保道：“高某人字字悉入耳中，只是高某人不明白，二位一向远在川陕，井河不犯，高家也一向没有得罪过二位……”

白衣文士回手往身后一指，道：“谁说的，杀我二人的开道使者，这能叫井河不犯么？”

高天保道：“贵属拦路不起，高某人也曾发话再三。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不错，他是拦路不起，你确也曾发话再三，然而他只是躺在路上，却并未犯谁。你大可以下马走近些叫他，怎么一出手便是致命杀招，你还有理么？”

高天保道：“不错，贵属躺在地上是未犯谁，可是贵属拦在路中，二位则隐身两边的青纱帐里，这用心不问可知，再说在下纵马前驰贵属翻身扑来，先出手的是他……”

白衣文士淡然一笑，截口说道：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到底谁有理，依我之见凭口角是很难言断的了。”

高天保浓眉一扬道：“高某人跟车多年，见过的敢夸不在少数，这种事还说什么谁有理，二位有什么见教尽管说明就是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笑道：“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有道

是‘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’，这话你可懂？”

高天保哈哈一笑道：“没想到名震川陕威霸一方的‘黑白双煞’，也自贬身份，学起那剪径拦途的宵小来了，高天保护车多年，往大河南北不下百趟，今天这是头一回碰上够份量的人物，只是二位怕弄错了，高家车行这趟车里，并没有一点起眼的值钱财物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笑道：“你看‘黑白双煞’是贪财好物的人么？”

高天保一怔道：“那二位要的是……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冷地说道：“车里两个人，你给我留下一个，我让你高家车行这辆车，两条命安稳地离去。”

高天保一怔道：“二位要人？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慢着，”高天保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让高某人先弄清楚二位可认得车里这两位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冷说道：“我两个没那么大的造化。”

高天保道：“车里这两位跟二位是有仇抑或是有怨？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道：“既谈不上仇，也谈不上怨。”

高天保道：“那么据我所知，车里这两位都是跟咱们江湖扯不上关系的善良百姓，二位要他两位中的一位是……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道：“那是我两个的事，只问你一句，你是愿意把人车全留在这儿呢？还是愿意留下我两个要的那一位，一辆车和二条命安稳地离去？”

高天保道：“阁下，高家现有三条命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汉子一摇头道：“你不算，你已经是死定了。”

高天保脸色一变，哈哈一笑道：“那么我给两位这么个答复，钱财尽管多，但总有个价，高家赔得起，唯独这人命无价，高家赔不起，还要请两位原谅我高某人不能从命；老三，护车回头。”

马车旁那白净脸壮汉没答应，刚道了一声：“二哥！”

高天保陡然大喝：“你敢不听我的，走。”

白脸壮汉无奈，一脸悲愤色，示意车辕上那英武壮汉子赶车回头。

只听那白衣文士朗笑一声道：“你断后，我怕你已经无力断后，抬手摸摸看你那脖子后头可是插着一把针？”

车辕上那英武壮汉子，立即凝目往高天保脖子望去，果然，他看见高天保那脖子后头插着一根细小银针，映着日光一闪一闪的。

这是什么时候射进去的？高天保怎么一无所觉？他无暇思索这些，立即惊叫道：“二叔，您……”

高天保本来没动，听他这么一叫，立即抬手往脑后摸去，一摸之下，陡然色变，厉声叫道：“你二人何时……”

白衣文士哈哈一笑：“摸着了，是么？告诉你也无妨，让你听听也好做个明白鬼，就是刚才你冒冒失失以‘暗青子’往青纱帐里招呼的时候，他接着你的‘暗青子’随手也回敬了你这一下，你没能伤着他，他却要了你的命，下辈子要是再投生为人，可别再冒失先出手了。”

他话声方落，高天保大叫一声，腾身离鞍，天马行空般直扑那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，只见他两掌之中光华闪动，两道银练般罩了下去。

那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目腾凶煞，阴阴一笑道：“你嫌死得慢，是么？也好，我就让你早死早投生吧。”

双掌猛然一扬，银光点点，满天花雨般立即罩住了高天保，只听高天保大吼一声，高大身躯砰然落地。

一阵滚翻之后，寂然不动，前身扎满了根根细小的钢针，两手里紧握着一对雪亮的“八齿钢轮”。

车辕上那英武壮汉子霍地站了起来。

只听到右边白净脸壮汉子沉喝说道：“大龙，别动。”

车辕上那英武壮汉子颤声叫道：“三叔……”

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我比你明白，坐下。”

车辕上那英武壮汉子很听话，缓缓地坐了下去。

白衣文士望着那白净脸壮汉子，笑笑问道：“怎么，罢手了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缓缓地说道：“车里两个人，二位要哪个尽管留下就是。”

白衣文士一笑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知进退的才是高人，高家的人居然也有罢手的时候，这真是让人想不到的事，我说一句话，这两个人我们只是要一个，其余的让你们活着回去就是。”

说着，两个人一左一右腾跃而至，白衣文士伸手掀起了车帘，车里，一个五十多岁，商人打扮的老头儿，闭着眼靠在一边儿，象是睡了，而且睡得很安详。

白衣文士脸色为之一变，扭过头去问道：“另一个呢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车里一共只有两位，两位要的是……”

他边说边扭头，等他看清车里只有一个人时，也为之一怔，立时张大了嘴。

那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啊，高家的人什么时候也学会耍花样了。”

白净脸壮汉子定过神来，瞪着眼叫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那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笑说道：“仅穿皮袄，你还给我装‘羊’么？说吧，我两个要的那一个人哪里去了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刹时间转为平静，一指车里道：“二位该看得出，这位是让人制了穴道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道：“这还用你说么！”

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二位都是成名多年的一方高人，经验可称老到，照这样情形不难看出，那另一位是让人捷足先登劫去了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道：“到底是谁捷足先登，我就要问你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我要是知道车里少了一人，还会往前赶路么？”

马脸阴森黑衣汉子道：“少跟我废话，人坐的是你高家的车，我只知道找你高家的人要人。”

白净脸壮汉子刚要说话，那白衣文士突然一指向那老头点了过去，车里那老头儿身躯只动了一下，却连眼皮也没眨一下。

白衣文士脸上微微一红道：“独门制穴手法，这不是高家人的制穴手法。”

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二位应该相信我不知情了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冷笑一声，一抬掌向他抓了过去。

白衣文士抬手一拦道：“话是我说的，放他们活着回去。”

马脸阴森黑衣汉子道：“可是咱们要的人……”

白衣文士道：“我自有要人的办法。”

转身走到车右侧，伸手在那“高记”火印上一抹，木屑纷落，那方火印平了，“高记”两个字不见了，他转身望着那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我不管人是谁捷足先登劫去了，我是找你高家要人。三天后，这时候把人带到这儿来交给我两个，要不然我两个一个一个地血洗你高家车行各处分支，走！”

一声“走”字，同那马脸阴森黑衣瘦汉子纵掠而去，转眼不见。

望着黑白双煞远去，车辕上那位英武汉子叫道：“三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一脸凝重呈现着悲痛之色，道：“先别管这是怎么回事，快把你二叔抬上车再说。”

离鞍下马走向几丈外地上那中年壮汉。

两个人合力把那中年壮汉抬上马车，英武壮汉子泪已然流得满脸，白净脸壮汉子伸手拍了拍他道：“大龙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血可以流，泪不能掉。”

英武壮汉子流着泪道：“三叔，二叔死得好惨。”

白净脸壮汉子转脸向外，一双目光投向十余丈外那两片青纱帐之间，满身满地是血，静静躺着那青衣汉子道：“你知

道，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士难免阵前亡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刀口舐血，经常得出生入死，早上好好的出门，说不定到晚上成一具尸体进门，江湖道上到处是枯骨，你二叔能让咱们抬回去，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”

两串热泪夺眶而出，他忙举袖擦了去，扭回头道：“走吧，大龙，咱们回头，人丢了一个，这一个又让人以独门手法制了穴，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”

叫大龙的英武壮汉子道：“三叔，人是怎么丢的，您知道么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叹了口气道：“走惯了黑路，总会碰上鬼的，咱们高家干这一行不少年了，一直是无往不利，平坦的路是一刀一枪拚出来的，可是今儿个终于出事了，我记得车里这两位一路都没离过车，咱们也没离开过车马十丈以外，现在人是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了一个，而且以独门手法制住另一个，要不是黑白双煞拦路劫人，咱们还蒙在鼓里呢。劫人的那人一身功夫高得吓人，只怕咱们高家多少年来一刀一枪拚出来的字号，要到此为止，被砸去招牌了……”

叫大龙的英武壮汉子道：“三叔，这两位是江湖边上根本扯不上恩怨的人物，前后居然出现两拨道上的人物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净脸壮汉子道：“没听黑白双煞说么？咱们把这两位当成寻常人，人家可把他两位当成大有来头的人物，也许咱们知道的，没有人家多，要不然不会出现黑道人物拦人劫车……”

微一摇头，接道：“这件事不是咱们俩能弄得清楚的，这